

一个人的遭遇

SINGLE EXPERIENCE

陈应松 著

人的生活就是个滑梯的凹槽，
全在惯性中行驶。哪儿有事，将永远有事。

河南出版集团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一个人的遭遇

陈应松 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一个人的遭遇 / 陈应松著. —石家庄：花山文艺出版社，2012

ISBN 978-7-5511-0649-8

I. 一… II. 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16271号

书 名：一个人的遭遇

著 者：陈应松

策 划：张采鑫 简以宁

责任编辑：卢水淹

责任校对：齐欣

统 筹：贺莎莎

美术编辑：胡彤亮 周伟 彭娟

出版发行：花山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050061）

（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）

网 址：<http://www.hspul.com>

销售热线：0311-88643226/32/24/28/29

传 真：0311-88643225

印 刷：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20×1000 1/16

字 数：280千字

印 张：15.75

版 次：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511-0649-8

定 价：32.00元

（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）


· 一个人的遭遇 ·

目 录



祖 坟

/ 1

送火神

/ 8

野猫湖

/ 19

无鼠之家

/ 64

一个人的遭遇

/ 107

巨 兽

/ 152

夜深沉

/ 206

后 记

/ 246

祖 坟

舒十里局长舒舒服服地在远隔老家千里之外的省城生活，坐公车，陪酒，整日里脸膛红红的，脚步飘飘的。偶尔可能会出一下轨，找个三陪小姐，大错误不犯，小错误不断，捱到退休时，再弄个正厅级巡视员，待遇和级别就上去了。可是有一天他却在凌晨六时接到一个电话，是家乡的村长打来的：“舒局长，你家的祖坟被挖了。”

要说，他与那个千里之外的飘忽的村子基本没有关系了，兄弟姐妹亲戚六眷要出来的都被他给搞出来了。吃的喝的穿的，由不着那个乌泥滚滚的地头管，现在的单位管得好好的，什么都给你想到了，没想到的机关办公室拍马屁的也给你想好了。我怕咋的呢？可是突然有一天，你却接到这么一个难办的电话：“你家的祖坟被挖了。”

立马他就明白了事情有些邪乎，恶躁。立马眼前就出现了一个蔫蔫的、闷闷的、弯着腰的、眨巴着眼的、鬼鬼的男人伍调子，村长，突然从窗户里烟似的钻进来，居高临下紧紧地盯着他，沾着一腿的乌泥，带着活生生的气息。他在这个路灯疲惫、天刚放亮、有点儿暧昧朦胧的清晨，感到恶魔缚身，人整个儿快崩溃了。

那声音很低，像一句精心构思的台词，在那个烟霭缥缈的村子里琢磨了好多

遍的，仿佛假意不想让全世界知道，只想让他一个人知道。

“怎么挖的？事情又怎样了？”

“没有怎样，你未必还想让它怎样哪舒局长？你放心好了，幸亏发现得及时，现在已派人守起来了。”

“谢谢你！谢谢你！有什么开销的你先给我垫着。”

“还谈什么开销不开销的舒局长，不要见外啦，你家祖坟是咱乌鬲村的风水哩，咱理当好好保护哩！”

说什么“开销”，就跟黑社会一样那么说：“要多少钱，你开个价。”

或者以一种 I 服了 You 的嘻哈腔调：“伍村长，好好给我守着，守土有责，这次你和村里有什么困难，打个报告过来。”

如果不理，第二次挖祖坟的事件就又会发生。当然当然。

他住在乌鬲村最角落的蚊子沟。他在舒十里离开时还没有户口。他跟着他投亲靠友的父母一起来到这里。他们没有蚊帐，全家人浑身是被蚊子咬出的红疱。他跟他的父亲一起去乌泥深处掐鸡头包梗，打荷叶，捞野菱角。捞野菱角是用一根缠了麻绳的大棒子，在泥底捣腾，陈年的菱角就沾在了麻绳上。他冬天在刺骨的寒风里跟他的父亲下湖挖藕。有一年冬天他自己不晓得是怎么回来的而他的父亲却没有回来，据说是冻死在淤泥里了。他的母亲哭瞎了眼睛。后来他在初中辍学带着三个弟妹，用乌泥筑起了一个台子做成了苇壁的三间大屋，取名伍家台子。他外出打工跟人划玻璃，双手常常血淋淋的。他攒钱给弟妹们成家，三十八岁后自己才找了个老婆，小他十多岁。后来他回到村里，当上了村长。

噢，还记得吧，舒十里局长，离家二十年时衣锦还乡的那天，伍调子村长带

领全村老少夹道欢迎您的场面。那些龋着满口缺牙、衣衫黯淡褪色的父老乡亲由衷欢迎您回乡祭祖，学生们吊着绿油油的鼻涕手舞荷花和野蓼花喊着：“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！……”

还记得那泥沼中的路，在那扰人的泥泞清明，为迎接你，伍调子村长带领村里的劳力去镇上十五里路一担担挑来了煤渣，垫好了那条从进洪闸下来的五六里路；你穿着皮鞋，一尘不染。后来当然也入乡随俗弄出了一脚污泥，狼狈不堪。村里的大憨你儿时的伙伴赵憨子背着你哩。

还记得吧，舒十里局长，那两盘万字鞭，炸得寂静了千年的乌鬲村一派喜庆。你的随扈有十五人之多，气派啊。野鸭嘎嘎，湖水奔腾，芦苇迎风咆哮的傍晚，你泪水盈眶，空豁的大地上传来你有如飞翼的哽咽心声：“我真的很怀念这里，怀念这里贫困但开心的少年生活，怀念儿时……”

还记得那个用水泥砌的你家祖坟和那块新刻的石碑吧。人家伍调子村长可是实实在在热心肠地给你家当孝子贤孙哩。祖坟砌的半圆墙，砖也是涨水时用船给运来的，碑刻得够大了，咱这地儿也没产石头，石头是从对岸邻县买来拖来的。可给你的账单满打满算只用了两千一百块钱。

“伍村长，你不能这么让我有压力，是多少就是多少，我可不能让你们倒贴咧。”

“哪里话，是多少就是多少，我们又没有少报，也不能赚你的钱哩。顺手帮个忙啊，也没有蛮大的劳神的。”

我的祖宗，现在随便点一盅佛跳墙也上千哩。酒一瓶也几千的，烟一条……这事儿再怎么也得七八千下不来，人家凭什么这么给你干？人家父亲还没个坟，尸骨都没找到。逢年过节望着荒湖抹泪哩。

那个春雨潇潇的清明，你跪在胡家三婆用黄布缝成的棉蒲团上，怕湿了你的膝盖。猪头、鸡、水果、香烛都一一地给你备齐了，献上了。大门牙被大青鱼尾击碎的罗家七爹，一本正经地在你祖宗坟前任主祭，乌鬲村谁家这么隆重地祭过

祖宗？

“……祭扫之期，舒家各位列祖列宗，故显考、祖考、曾祖、高祖、天祖、烈祖、太祖、速祖、鼻祖……一献香——二献爵——三献饌——四献萱——五献帛——谨具香烛炬帛，三牲酒酣时馐清酌，一切不腆之仪，致修祭于祖宗坟前……今日坟前把奠祭，保佑子孙福祿齐，素菜水酒莫嫌弃，儿孙聊以表心意。伏惟尚飨！……一叩首——二叩首——三叩首——”

你还记得你斩钉截铁地在那儿说的？“这条路修定了，咱不能再让子孙后代赤脚拔泥以船为路！”

你当即将身上所有的钱都留下了，三万多块，所有随行人员的口袋全掏光了。就算你们议论伍调子有心，越是算少他得的越多。九退一还一的事儿。还还出了百千万来哩。不能这么想，他是为村里哩。

可五六里路光填石头就要多少方？这地基不是个血盆大口这路要的钱不是个血盆大口？

他后来又批了个三万给村里。县里去省城办事的县长书记根本不找他，仿佛他不是这个县的人。原因嘛，他这个局根本为县长书记帮不上忙，还不如一个小记者哩。小记者他们还要求人家，人家有宣传他们政绩的权力。咱手头的权力太小，无钱无物无宣传机器，占的位子孬啊，你有什么资格开口吩咐县领导多批点钱给乌鬲村？干脆就不交往，你看不起我我只当没你这个故乡，你们这些贪官污吏小毛贼，我还看不上你们。这些年下来几任书记县长都给抓了，一问起来是某某县的，你们那儿出贪官啊，不提也罢，掉咱的脸皮儿蚀咱的人，就渐渐淡了。

“你想吃什么咧舒局长？”我还想吃什么？

伍调子给你背去了红薯。你那回提起过灰面（面粉）炸红薯，过年时才能吃上。他就给你背了两蛇皮袋子的红薯。有一袋子放在办公室。老婆不让放回去，因为那一袋炸吃炒吃煮吃蒸吃后尽放屁，老婆女儿烦了。又背了两坛泡辣椒。一前一

后两个坛子叮里咣啷背来的那天，下雪，伍调子的鞋子全湿透了，冻得脸上起黄豆大的疹子。这辣椒是精心泡的。谁泡的？总是村里晓得你口味的人泡的呗。我离家几十年了村里还有人晓得我的口味？还有野茭苞，吃到嘴里满嘴黑粉，也是小时候吃过的玩意儿。你也没说呀，伍调子在村里把这些全问到了。一根辣椒要换一车辣椒。可不是这个算法！你反驳老婆的谬论。那是情义，你太那个了！不能用城里人的等价交换的想法。你是这么说，不惜跟老婆闹翻，顶着全家人的怒目而视英勇无畏地吃着，也就吃腻了。反正是又要钱又要物。“逢年过节我都上了供烧了纸的，舒局长放心。”压力更大，总要解决点问题。村里的债务，村里的自来水，村里学校的桌椅板凳，孤寡老人的过冬棉被，总得……到了你家就很响地在卫生间小便，难受哩，咱家除了我全是女的。有一阵子全市去找小便消声器。乡下来的哦……

他已经不是过去的舒十里，他生活的环境已经跟他们生活的环境差了好几个世纪。他们跟他已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他不愿意回想，包括死亡。在那里死亡是很残酷的事情。吴家丫头死时十六，挖出来时还是十六，有红是白，跟没死一样，原来她埋在自己的养生地，这是要出事的，难怪她家亲戚六眷中死了四五个小伢子，生下来就死了。都是被她吃了的，变成妖啦，永不能托生。后来烧了家里也太平了。她棺里挖出来的莲花粉艳艳的，鲤鱼红灿灿的；冬季水利时一座老坟里挖出七条鳝鱼，一条三四斤重，老棒子那么粗，炖好了没人敢吃；还有一个坟里是个蛇窝。一个人追赶一条大蛇，蛇钻进坟洞里，他就去拉蛇的尾巴，尾巴拉断了都没拉出来，因为蛇钻进去后鳞片就张开了；还有一个人埋了，三天以后从湖里浮了起来。地儿太低，全是水洼子，水把坟冲散啦！舒家祖宗抢了一个高台供死后睡，也是靠拳头。

他不愿意回想，那在狂风怒号的农历十二月，百荷枯焦，芦苇死黄，成群的

牛羊躲在矮墙里，整夜哀号。天空和大地没有尽头。一条走失的牛剥开身上的冰凌后匍然倒塌。五月湖汛泛滥，成千上万条蚂蟥爬上岸，钻进屋子，钻进锅里，钻进人们的被子。在每一条行走的乌泥路上都有嗜血的蚂蟥窥伺。黑鹳恶狠狠地瞪着路人，像古代的巫婆。

他背辣椒来的那个晚上你没有留宿，你老婆无法忍受他的小便声。你塞给了他五百元让他找个旅店。可他认为，他住你们家才是真正的乡亲，才没把他当外人。他是否露宿街头，冷冷地想着你这个人？

可你已经管不了他了。

他那次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说你在外地，如果他找办公室证实呢？你不想见他。你已经管不了那多了。他踉跄在长途汽车站，背上的一捆泥藕贱价卖了？你已经管不了那多。那个乌鬲村只是一堆冒着腐烂气泡的乌泥。

你扔掉电话，离清明还一个月哩，想着伍调子趁着月黑风高，一边指挥人掘我家祖坟，一边给我报信。两天以后，差去回来的人说，坟顶砸了个大洞，伍村长说要你看后他会找人补的。他说了，他会好好保护您家祖坟的，这是咱村的风水，多少辈，咱乌鬲村就出了您这么个厅官，全村的荣耀哩。他说有他在一天，你就放心一天吧。

这次是私下里塞给他的钱，一万。局长交待是感谢你本人的。

呵呵。谁叫你家的祖坟捏在人家手里？人家又没个资源，你就是他们唯一的资源。如果当初不是让他们大张旗鼓地帮你修这个墓，把祖宗把虚名不当回事，让你的祖宗一如以前在那儿静静地躺着……

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他们贪得无厌，欲壑难填。可是如果不是这样，如果是另一种说法——

如果你忘记了故乡，如果你无情无义，总有一天，你会在凌晨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：

“×局长，你家的祖坟被挖了。”

送火神

这伢!大人们说。

这伢要把整个村子废了。

所有人都恨他，这伢已经放了几十起火。最狠的是将跳矮子家的房子全烧了，就抢出来两床被子一口锅，还没有盖。

这伢叫大系哥。他爹妈叫他的名字。注意，不是取的，他根本没名字。又没有读书，是个弱智，还神经。大家一喊：“大系哥来了!”没有谁不怕的。这伢拿着打火机，或者火柴——如今寻火柴可难了，也不知他是怎么寻到的，反正这伢有点神通。

这伢把打火机一举，“嘭”的一下打燃，大伙就说：“快跑，放火的来了!”有草垛的守草垛，有棉花的守棉花，有晾着衣裳的守衣裳。不能让他进屋，特别是柴草屋，各自守着，拿着棍棒，只等他来放火，就要驱赶了。

“滚，大系哥，到别家去!”

“大系哥，那边有草呢。”

“大系哥，那家没看见有木头哩!”

大家都想把这火神引开，免得沾到了自己。

有一回，狗宝家的棉花新摘了，摊在门口的簾子上晒，好家伙，他一根火柴一丢，人家两亩地几百公斤的四级棉，付之一炬，差点烧到屋里，屋里有狗宝的孙子，在摇窝里，那就要断狗宝的后了。为此，狗宝逮住了大系哥，一顿好打。那是气的。可一个十二三岁的伢，又能打到哪里去？本村里的伢儿，也蛮可怜的。又是这么个人，也不好下狠手，鼻子出了点血，眼睛有瘀青，还要找他父母赔的。可跳矮子就上前来制止了，说狗宝，不能这么打，真是的，人家还是个伢儿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狗宝说，跳矮子，你充什么好人？有你说话的地方？

跳矮子现在无家可归，上有八十岁的老母，女儿的嫁妆也烧净了，住在村里老旧的轧米坊里，睡在机皮带上。即便如此，跳矮子也要打这个抱不平。

“跟他狠？他不清汤，你也不清汤？不是他的问题，他父母的问题。你打他屁股，不能往身上打哟。”

狗宝说：“我是问他父母的电话。”

这时村长也过来了，满地烧糊的气味与袅袅烟雾。说，烧成炭了！问电话我有办法的。这村长常常是这副自信满满的口气。

“大系哥，你吃糖不？”

“不吃。”

“你想吃啥呢？”

“乌龟脚鱼。”

“个狗日的，县长也不能开口就要吃这哩。这么重的口味，怪不得干日本鬼子的事的。”他摸着 he 脸上的伤，“大系哥，咋总玩火？想媳妇了么？”

“不想。”

“可我想你娘咧，能告诉我你娘的电话么？”

“不告诉。”

“说说，我有事找她哩。”

“我想你娘。”

“叭！”一个巴掌打过去，又摸过来，“你真的想不想你娘？老实答我话哩。”

这伢不想说，后来还是说了：“想。”

“我带你去城里见你娘，还有你爹。告诉我他们的电话号码？”

“13964832……”

“这伢，长大了一定是数学家！”

已经记下了，这是又一个新号码。罗机经常换号，就是不让村里人找到他。正准备拨的，大系哥的姑妈闻讯赶来了。狗宝的老婆一下子疯了，冲着他姑妈说：“三块五一斤，也有四千块钱啊，你说我么办？我今年一年泡了汤。你可得帮我们找到你哥呀！”

“赔，肯定要赔。”他姑妈当着众人的面给她哥罗机打电话，说你家大系哥又放火了。跳矮子的还没赔哩，人家只算三万元，你说哪办？电话那头说，又不是我放的，要赔找大系哥赔去，要不打死他，我给你们鼓掌。大系哥的姑妈气得直吼，说哥哥，开不得玩笑的，是你的伢儿，你不赔不行的。

村长一把抢过电话，说，罗机，你是不想赔吧？你咋这个态度哩？你究竟想咋样？把村里烧个净打光了事？你心坏咧！你真没一点责任心，你还是个当爹的吗？

电话那头的罗机说，我愿得的？你生个这样的儿子看？早把你拖死了。

电话就断了，再也打不通了，关机了。

大系哥姑妈说，大家都看见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村里的人很恼火，说，这是故意遗弃哩，咋就不把他弄到城里，去烧高楼大厦呢？中央电视台大裤衩都烧了，他去城里还能成点事，让他专门害自家乡亲，这个罗机可不是个东西哩。村里人也没得罪你，大系哥不是村里人把他一口吃的，早就饿死了。你罗机在城里跟你老婆享福，让村里遭罪，要就不生，生了不养不顾，哪有这个理！

村长只好把他锁在村委会里，用绳子捆着。半夜村长给罗机打电话，通了。“罗机，现在大系哥在我手里。”

以为是绑架呢，以为绑架了百万富翁的公子？罗机笑了一声，电话就断了。罗机肯定在想，村长犯低级错误，绑错了人，你把他撕票我才高兴。最好永远在你手里，以为我找你拼命赎人？我感激你村长还来不及！

大系哥对村长又踢又咬。这已不是第一回了。大系哥臭嘴还有毒，凡被他咬了的，必肿老高，还会发烧不退，溃烂，只有打针，打狂犬疫苗，不然有生命危险。这伤毒性忒大。还叫。乱搞。还得给他吃。吃得很奇怪，要吃猪蹄。喝水，饮水机里接的水不喝，要喝冰力十足，喝红牛雪碧。有酒最好，没有忌口。酒给他咕噜咕噜地喝，喝得脸通红了，眼起雾了，雾里看花，就叫，清汪鬼叫，一整村子的人睡不落实。村委会守门的是钱爹，钱爹被叫得心脏病发着了，捂着胸口跟大系哥下跪。吃了一把救心丸，半夜去医务室抢救。

村委会办不成事，还要学习科学发展观、八荣八耻，大系哥在会议室拉屎拉尿，不进卫生间，向村委会的省市县奖杯奖牌吐涎水。只能放了。差人村里打锣：“各家各户，收好火源，锁好厨房，大系哥放出来了！”

大系哥大摇大摆地走出来，满脸对着阳光，朝气蓬勃，去小卖部。小卖部已经将所有打火机收了起来。抽烟的人将火机扔进了池塘，或砸了。

“给我火机！”这伢难缠，又脏，臭得天昏地暗。

“确实没有火。”老板李根说，让他搜。大系哥搜身，只有几根烟，拿出叼在嘴上，找火，就像找亲娘。

不一会，他不知从哪里（也许是外村）找来了一堆火，火柴，火机，烟已经点燃，栽在嘴里，进村了。

“快，快，大系哥进村了，大家快跑啊！”

“罗机，你跑不了的！”村长在找过大系哥的姑妈几次后，决定，一定要逮到罗机，把这伢亲自送到他手上，让他再不要为害一方了。你的伢，故意丢在村里。你过去从没有去城里打工的，恋老窝。你罗机，就是想丢大系哥，你就跑了，脚底下抹油，开溜了。

罗机家里已不叫家，由他去了。铝合金窗户全拆了卖了，家里的五金，铁啊铜啊，全卖了，连锅和脸盆都卖了。他父母随便他，这个家不要了。当初也是想做好事的，罗机带他去荆州武汉看过，看不了，还花钱把他送到市里的培智学校，但没几天就送了回来，原因么？还不是放人家学校的火！把宿舍烧了，差点死了学生。学生都跟他差不多的智力。罗机夫妻万般无奈，就只好求解脱，打工是个借口，一走了之。就解放了。将这样的伢丢在村里，比丢条狗都不如啊，狗还可自寻食吃，这伢根本神经不清醒，有米做不成饭。让他的姑妈带过几天，可这伢到处跑。回来了，满村乱蹿。村里的人看不下去，可怜这伢，你家一碗饭，他家一瓢水，喂给他吃。可这伢吃就吃了，又没有感恩之心，反而恩将仇报，放村里的火。罗机可真不是个东西哪！

村里给大系哥去镇上买了新衣和鞋子，还找待诏师傅（剃头匠）把头发全刮了，怕这伢有虱。青皮溜光的，让钱爹给他洗一洗，还真有看头，就是个帅哥。这伢要是不放火多好，可为什么成了祝融火神爷呢？这伢有返祖现象。后来罗家他们的亲戚说，罗家的祖先就是祝融氏，火神正是他们的老祖哩，祝融老祖。

“火神爷，大系哥。”后来大家看着青皮溜光的这伢，跟他打趣。是要把他哄走的。

“大系哥，愿不愿意见你爹妈？瞧瞧，这衣裳新鞋子都是你爸妈买的哩。他们要把你接到城里享福去哩。”村长说，“城里吃啥呀？天天乌龟脚鱼，红烧猪蹄子。”村长看到大系哥眼里亮了，哈喇子往外流，“天天喝冰力十足、可口可乐。那个冰啊，要降你的火。城里还有这么长的打火机，打一年打不完。”他比画，“城里到处是茅草房，全部晒棉花，要点火，那‘嘭’地一下，全燃了，要烧红半边天哩……”

他看见大系哥眼里有了光亮。

鸡叫头遍就出发，喊醒他，给他吃城里人吃的夹心饼干。

跳矮子和狗宝都要跟着去，村长虽劝了他们，可他们坚持，要去找罗机索赔。

四个人一行由拖拉机送到镇上，天就亮了，终于搭上了去武汉的过路车。大系哥对坐汽车很兴奋，一直不停地在走道里走来走去，不想坐。车颠颠簸簸，这伢撞去撞来，到处摸来摸去，头上撞了几个包，还要抢司机的方向盘。司机大喊要他坐下，可这伢坐不下，村长就说这伢是个憨子。司机说那也不能抢我的盘子吵！找死啊！

到了武汉，好大的城市，按照大系哥姑妈提供的地方，他们去找罗机。先没给他电话，要搞个突然袭击的。可是到了那地方，一问，哪里有这个人，没有罗机。一定是说的假地址，怕有人找他的。就是躲，这个罗机毒哩。就给罗机打电话。“罗机，你在哪儿咧？”

对方接了，早有防备，说：“你们甭找我了，大系哥是政府的，我交给政府了。我没这个伢，让我当一世孤老好了。”

村长说：“罗机你说哪里话，我来武汉办事，与大系哥没关系，我堂堂村长找你讨顿酒喝不成？你也不能这么小气哩。”

罗机不上套子，说：“你瞒不过我的，村长，你们想咋办咋办吧。这伢你们是知道的，我十几年折磨得人不是人鬼不鬼了，我实在精疲力竭了。”

“有事好商量嘛罗机，你先让我们见见咋样？我饿着肚子，前胸贴着后背咧。”

“村长，你给我个银行卡号，我打一千块钱你账上，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伢我是不管了的。”

“你他妈放屁，一千块钱打瞎我的眼睛？……”

电话那头挂断了。

再打，还是关机。这罗机把事做绝了，他是断然不想再回村里了的，他撒泼皮，